

海滨小城

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海滨小城，那时还小，并不懂得老师对它的赞不绝口。前些天又读了几遍，才发现还是有些趣味的。那天的自己，大概永远也想不到，自己真的会到一个海边小城生活了四年。离乡已是第二年，也在威海小城，生活了两年。

又值清明祭祖，不免得又起了思乡之情。早上5点多便醒来，脑子昏沉沉的，翻来覆去奈何就是睡不着。想起了去年的那个下雪天，离开威海的最后一日，早上7点便从宿舍出发，又一次探访小城里那些熟悉和陌生的角落。傍晚时分，天空飘起小雪，没吃中饭，饥渴难耐。远远地，便闻见了面的香气，是一家馒头店。朴素的小店，几架蒸笼，老板娘端坐在缭绕的云雾中，赏着门外稀疏的雪。忽然一个陌生人闯入视野，他戴着口罩和手套，披风衣戴着帽子，裹着严严实实的。摘下一只手套，拉下面罩，干涸的嗓子里挤出几句不连贯的话。那人走进店，坐在小桌边，掸掸肩上的雪，老板娘端上一盘馒头，六个素的，两个带红糖。刚从蒸笼里取出的馒头甚至有些烫嘴，放进嘴里，实在软得有些让人无法相信。和老板娘互相看着，也不知该说什么。第一次吃下八个馒头，仿佛再没吃过这样人间美味，想起小时候，饿得不行时，门外走过的自行车，传来那一句句熟悉的叫卖声。末了，出门，回头，老板娘嘴角轻扬，失神，竟不知如何回应。

又想起宜春的某个午后，携好友同游，爬山登塔，颇有览江山之胜的豪情。不知如何，竟说起馒头。好友提到红糖馒头，遂想起那日雪中，两个有些烫嘴的馒头，中间夹着红糖，便来了兴致。跨越半个小城，一路谈笑风生，也是到了一家馒头小店。店里夫妇二人正在烤火，好友并未锁车，笑谈人性之淳朴。老板端来两个红面团，谓之红面馒头，和我在威海所见，白馍夹红糖，完全是两样。食之，笑谓友人曰，无异发糕也。好友突然认真起来，怎么会是发糕呢，明明完全不一样，发糕是米做的，红糖馒头是面做的。实是有趣。

回忆了许多，临时起意，今早改吃馒头吧。兴致勃勃的，带着无限的想象，寻回了那日雪中的馒头店，已是七点半，小店还没有开，有没有见着老板娘，几个馒头架显得有些冷落。在店外徘徊了几圈，满手面粉穿着围巾的小哥，终究还是问道，吃了吗您？有热的馒头吗？我小心问道。答，全是热的。突然有了种失而复得的欣喜，那天的小馒头，和红糖包都不见了，要了两个大馒头，还有一个花卷。拿到手上有些凉，不免有些失落，终不似旧游。骑上车，本想返校，突然记起昨天父亲说今天踏青扫墓，遂起兴去烈士陵园。

路上边啃馒头边骑车，街边小店大多未开，菜市场里进货的车还在下货，要知道我们家旁边的菜市场，三四点钟，便已是人满为患，果然是一个慵懒的小城。一路迎着晨光，绿道上跑几抹窈窕的身影，阳光明媚。

到烈士陵园时，手上还剩一个馒头，实是高估了自己，觉得有些可笑。广场上集结着几队小学生，威海蓝白色的校服，实在是比，宜春的好看的多。走进碑林，孩子们互相追逐嬉戏，并不知道此行的意义，天真可爱，真好。与孩子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老人，从蹒跚的步子，神情凝重的，扫视每一块墓碑。孩子们在主碑林献完花，集结在一起拍了照，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老师再也管不住了。不久，几个孩子在附近发现了一小片碑林，像发现宝藏一般，呼朋唤友。这一小片墓碑，隐匿在小树林的角落里，没有鲜花，只有一层，薄薄的松针。心中，不免有些悲伤。手上还提着最后一个馒头，原来一切都刚刚好。

想了一路的小城，印象终究也是没能写出来，写着写着，便全是回忆。文章写一写，威海小城的舒适，渐渐又有了沉重的色彩。今天让我感触最深的，应是一块无名墓碑下一朵小纸花，也没敢拍照，悲伤先人。一路随意走着，到了幸福门，革命先烈们正对着今日的幸福呀。

清明之际，一抹突然的想法，随意迈出的第一步，一切都刚刚好。